



美国志

五十州现状

美国译丛

美 国 志——五十州现状 下

〔美〕尼尔·R·彼尔斯 杰里·哈格斯特洛姆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译室译 董乐山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Neal R. Peirce and Jerry Hagstrom
The Book of America
Inside 50 States Today
W.W.NORTON & COMPANY, 1983
根据美国诺顿出版公司198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程明琨 范道丰 邝明生
责任校对: 李 建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韩 锐

美 国 志

Meiguo Zhi

(美) 尼尔·R·彼尔斯 著
杰里·哈格斯特洛姆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译室 译

董乐山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8.75印张 1002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统一书号: (平)17190·101 定价: (平)7.95元

(上、下册)

极南部诸州

佐治亚

南部的帝国州

南卡罗来纳

不再是一块化石

亚拉巴马

摇篮“摇”起来了

密西西比

终于有了希望

阿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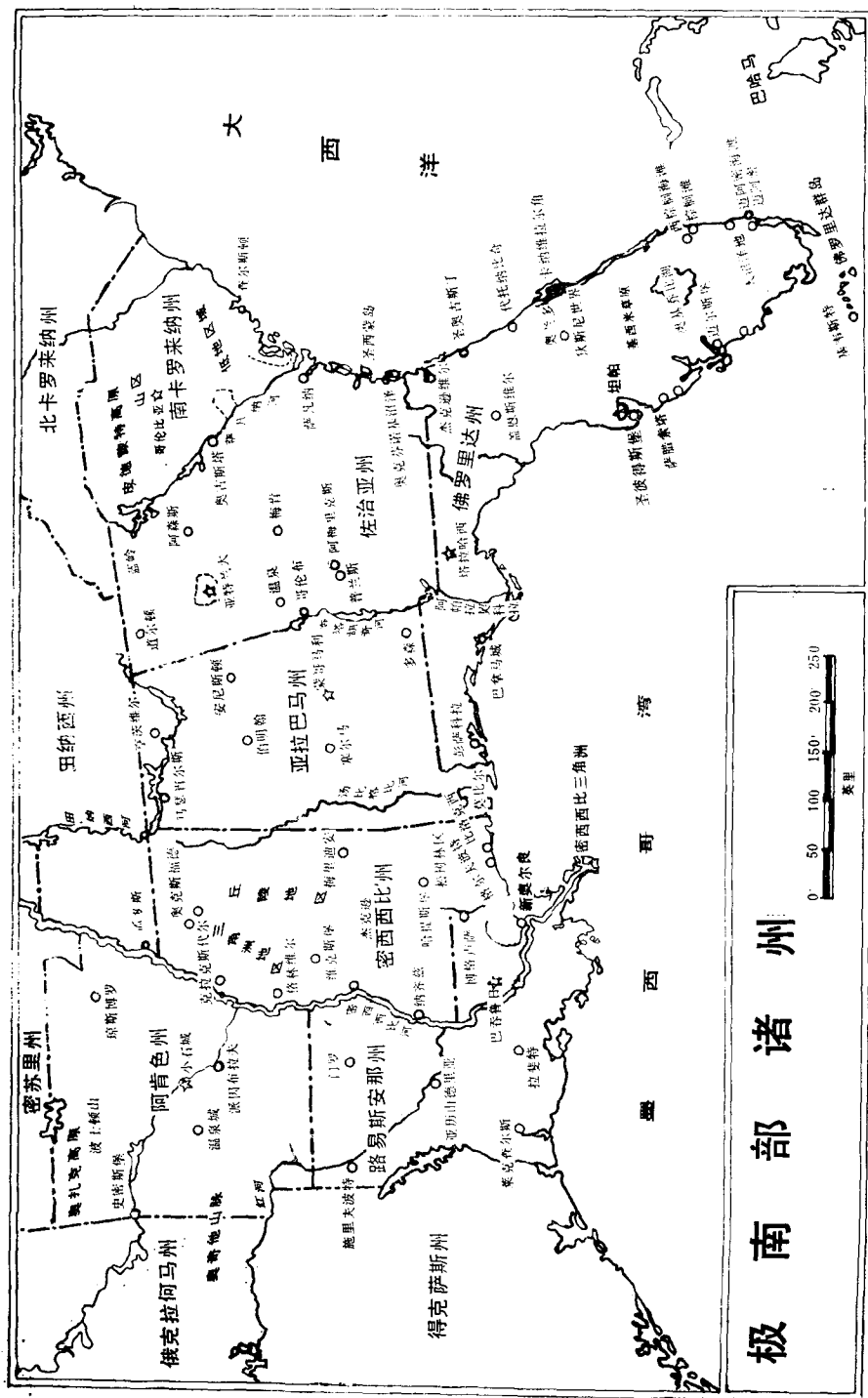
摆脱了乡气

路易斯安那

一个令人遐想的地方

佛罗里达

流亡者之州



极南部诸州

佐治亚·

南部的帝国州

“那时我常常早上四点钟就起床去刨花生。……我们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可是，我还是进了美国海军学院，而且成了核物理学家。……现在我想做你们的总统，为你们带来一个正直的政府，一个满怀爱的感情、力能胜任、充满同情心的政府。”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话来打动全国人民的。

后来卡特只当了一届总统（1977—1981年）就下台了，那是美国人民历来对一位政治家所作出的最强烈的否决之一。他的家乡州曾因为本州产生了内战结束以来从最南部入主白宫的第一位总统而感到骄傲；所以卡特这次败于罗纳德·里根手下，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但是，卡特所代表的那种奋斗向上的精神，一定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利斯·阿纳尔州长宣布“让我们离开烟草之路”以来一样，扎扎实实地继续发扬下去。

不过，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佐治亚州的情况也较大部分南部各州为好。它是密西西比河以东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州，地形地貌又是千变万化，多姿多采。北部是山岳和丘陵；接着是一大片绵延起伏的高原和该州颇为出名的红土带；最后，在东南部则是一百五十英里长的一溜沿海平地，在史前时期还是海底。佐治亚州世代一直被称作南部的帝国州。用纽约

州的这个名称来称呼它的真正原因（这一点今天仍旧适用）可以概括为一个词，那就是：亚特兰大。完全是由于地处战略要津，亚特兰大成了南部农业经济的重要集散中心。

然而，佐治亚州在战后的变化还是很突出的。在四十年代，该州的劳动力约有一百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从事农活。今天，佐治亚是纺织品、服装、包括纸张在内的木材制品（该州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六十九）、运输设备、化学制品、食品加工、地毯、飞机和汽车拖挂的活动房屋的重要生产州。现在该州的农场数目不到三十年以前的三分之一，可是生产的农产品却空前之多。棉花和桃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但佐治亚州的家禽产量却为全国五十个州之冠。其他主要赚钱的农牧产品是因卡特而闻名于世的花生、牛和猪。联邦军事部门每年都向佐治亚州输送数十亿美元。旅游业在卡特任总统的美好年代过去之后稍有衰减，但是每年仍能净获大笔收入。这一切发展的结果是：佐治亚州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在1929年只有全国平均数的百分之五十，1950年为百分之六十八，到1980年已增至百分之九十七。

佐治亚州的成就并不限于经济方面。它在种族关系方面也迈出了大步，把成千上万有才能的黑人又吸引了回来；而在一两代以前，黑人曾不得不跑到北方去谋生。吉米·卡特在1971年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一番话，是最能保证他将名垂史册的。他说：“我十分坦率地向你们说，种族歧视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们的人民已经作出这一重大而困难的决定。任何穷人、任何农村的弱者或任何黑人都永远不应该再多加一重忧患——被剥夺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甚至连受到公正对待的机会也被剥夺。”卡特后来在州议会大厦里挂出了马丁·路德·金的画像，这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佐治亚州依然是一勇敢的行为。

亚特兰大成了二十世纪后期最生气勃勃的城市之一，既是新的南部经济的象征，又是新的南部经济的动力。根据南部经济学家菲力普·哈默的看法，当今亚特兰大的地位已不只是由于它的

地理位置（虽然地理位置仍然十分重要）。据哈默说：“它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它在越来越复杂的工业结构中所起的一系列新的重要作用——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代替的商业、工业、金融、政治的‘核心’作用。这个地区的任何其它城市都无法发挥或者取代亚特兰大所起的作用，它是该地区新经济的火花塞，催化剂，发电机，服务中心，金融家，交易所，贸易站，决策者，又是确定步伐速度的标兵。”哈默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从亚特兰大作为知识界的思想酝酿、黑人领导人才和公民权利运动的中心这样一种地位来说，它是任何其他南部城市都望尘莫及的。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项单独地看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是把它们合到一起就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使亚特兰大成为南部的首要城市，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一支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力量。

不论你用统计学中的哪一种尺度来衡量，都可以看出亚特兰大的突出地位。南部的铁路线仍然汇聚在那里，州与州之间的道路也汇合在那里，空中航线则集中到1980年开放的新建的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国际机场。（就起飞的飞机数量而言，亚特兰大已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从乘客人数来说也仅次于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过去在运输靠铁路的日子里有一则笑话，说的是南方人全都认为，他们死后不管是上天国还是下地狱，总得要经过亚特兰大。现在这则笑话又经翻新，增添了新的妙趣：有人问一位南方人，他死后会“上”去还是会“下”去。他回答说，“我不晓得，不过，无论是上还是下，到时都得在亚特兰大换飞机。”落基山脉分水岭东面的所有南方资本家现在全都到亚特兰大来借钱。亚特兰大的银行属于全美国最活跃最放手的银行之列，现在要筹措大笔资金已不再需要跑到纽约去了。亚特兰大人常爱指出，《财富》杂志列出的五百家工业公司中有四百三十一家在亚特兰大设有办事处。该市又是联邦政府在南方的办事机构的神经中枢。在战后，亚特兰大的零售业、专业服务、轻工业和建筑业都很兴旺发达。过去一些年里，闹市区高大建筑物的空中轮廓已彻底改观，今后

数十年内还将进一步改观。由于独立的超大功率电视台 WTBS-TV的所有人、电缆新闻网 创办人特德·特纳的创业精神，亚特兰大在七十年代成了传播媒介中心。开办有线新闻网是为了向美国各地的有线新闻订户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提供新闻。

这座“灰姑娘似的城市”的一切进展现在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当然不成问题的，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却不是必然无疑的。乔治·塞欣斯·佩里当时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写道，亚特兰大出名的主要原因有四：（一）“现已不复存在的”三K党，（二）可口可乐，（三）善于打成大满贯的桥牌名手博比·琼斯，（四）玛格丽特·米切尔所写的《飘》。亚特兰大——佩里写道——“是一座吃热面包、炖蔬菜、奶汁炸鸡的城市”，“它的市中心商业区还不及伯明翰的商业区有逛头”。

此后那些年里，亚特兰大出现了一代敢作敢为的经济上的闯将和象开发家兼建筑师约翰·波特曼那样干劲十足的人物。战后美国出现的某些在建筑学上最富冒险精神的建筑物正是出自波特曼之手。当然，亚特兰大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不可能在转瞬之间得到解决的。该市城区的居民在七十年代减少了七万人，总人口降至425,002人，郊区的人口却增加了。八十年代初期，它又经历了二十八名黑人儿童被杀害这样一件极其令人痛心的事。然而，亚特兰大也开始把多年前流向北方的有才能的黑人重新吸引回来了。兰德·麦克纳利的《各地名次评定年鉴》在1981年把亚特兰大地区列为全美国总的来说最良好的居住地点。

根据198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佐治亚州共有5,464,265人，在全美国各州中名列第十三。其中约有二百万人居住在亚特兰大地区，另有一百三十万人住在另外五个大都会区（萨凡纳、奥尔巴尼、梅肯、哥伦布、奥古斯塔以及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郊区）以及阿森斯、罗姆、瓦尔多斯塔等中等城市周围各县。在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这些城市的郊区正是现代佐治亚州的“活动中心”。

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佐治亚州的农业小城镇。那里较为

顽强地保持着内战前南方各州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佐治亚人仍然居住在这类地区。有一位观察家曾把这些地区概括为“静止不变的佐治亚”，而大中城市及其郊区则是“充满活力的佐治亚”。从政治角度来说，佐治亚州农业地区可分为三个区域：一个是北佐治亚，这是阿巴拉契亚山区，黑人很少；另一个是黑人地带，它地跨佐治亚州中部和西南部，包括许多黑人占多数的县；最后一个县是南佐治亚，那里白人所占的比重比黑人地带大得多。

动荡的政治

自六十年代初开始，佐治亚州的政治一直是多事的而又激动人心的。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重要迹象出现在1964年，当时这个从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州竟投票支持巴里·戈德华特出任总统。两党局面之出现，其原因却是不太光彩的：佐治亚州的白人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支持公民权利运动感到厌恶。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变化也迅速发展到了顶点。以县为单位的制度作为任命州级官员的办法，即佐治亚州“腐朽透顶的议员选区制度”被废弃了。联邦下达的“一人一票”的法院决定迫使佐治亚州议会不得不结束农业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局面，而过去正是这种局面造成了该州稍多于五分之一的选民却能选出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多数议员的状况。在联邦投票权法通过以后，黑人开始大批大批地参加投票，不仅在城市里是如此，而且在黑人地带和南佐治亚也是如此。

旧时佐治亚的三层社会结构仍未消失：第一层是佐治亚的“乡巴佬”，“穷白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第二层是亚特兰大和其他城市的富裕的白人，他们从不想取消隔离，但是对黑人的确有点“贵人的气度”；最后是黑人自己。然而，这三类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已发生变化。许多“乡巴佬”现在都迁

进了城市和较穷的郊区，他们把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也带了过去。不过他们的党派归属关系却不一定也带过去。北佐治亚的城里人原来对种族主义的煽动一向不大热心，现在却开始象农业地区的那些保守派那样投票了。由于参加投票的黑人不断增多，保守派对黑人地带的政治的控制也减弱了——更不用提这种情况对城市所发生的影响了。

实际上，黑人居民的日益增多使得那些城市继续支持民主党，许多富裕的白人则迁到舒适的郊区，成了共和党人。但是，现代共和党在佐治亚州的发展趋势由于吉米·卡特取得总统候选人资格而中断了。有个佐治亚人想要入主白宫，大家忠于佐治亚的固有感情全都迸发了出来。卡特在1976年获得该州百分之六十七的选票，票即使是在他在全美国范围内惨遭败北的1980年，他在佐治亚州依然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选票，是他的得票数最大的一个州。

佐治亚的州选举和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情况比总统选举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追述一下先前那些时代的情况。V·O·基曾写道，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佐治亚州的政治是“乡下人左右局面”，这种支配地位的根子在于农村地区对北方金融家和佐治亚州大城市势力的反抗。后者试图建立一个工业化的“新南方”，那是亚特兰大的编辑亨利·格雷迪在内战后所提倡的。然而，“新南方”运动忽视了佐治亚州普通小农的利益，所以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反击。

乡下人的第一个领袖是托马斯·E·沃森。他是作为一个土地改革者进入政界的，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曾先后当选为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在那里首次提出了农村免费投递邮件的主张。在佐治亚州占统治地位的极端保守的民主党贵族分子用不公平地划分选区和欺诈等办法把他的议席掳掉以后，在他作为平民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失利以后，沃森开始咒骂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成了三K党的拥护者。白人举行预选是他的杰作之一。他认为这是防止极端保守的民主党人出卖和操纵黑人选票的办法之一。另一项杰作是以县为单位的制度，这是一种小型的选

举团，沃森认为它能约制他所谓的大城市政客的腐败影响。只要佐治亚主要还是个农业州，这种制度尚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民众投票的情况。但是，腐败的“老板”不断产生，城市和郊区的发展使这一制度成了“对民主代议制越来越荒唐的歪曲”（政治学家约瑟夫·伯恩德语）。到1960年的时候，富尔顿县（亚特兰大）共有居民556,326人，可是它的单位表决权却同三个合在一起总共只有6,980名居民的农业地区小县一样，两者相差之悬殊几近100与1之比。

以县为单位的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佐治亚州二十世纪首屈一指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尤金·塔尔梅奇。他争取乡下人支持的活动非常奏效，竟然连任了四届州长。佐治亚州的政治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一直是阵线相当分明的，那就是划分为亲塔尔梅奇和反塔尔梅奇两派。老尤金常常夸耀说他不想要得到任何城市的支持。他一度还曾经在州长官邸的草坪上放养一头奶牛，因为塔尔梅奇夫人对偌大的第一流城市亚特兰大市内每天送到她门口的牛奶感到不满意。塔尔梅奇还通过为种族隔离辩护和抨击大公司来打动“被遗忘的”农村白人选民。但是，虽然他的选票来自乡下人，他却投票反对新政的那些议案，并且常常从亚特兰大的银行家和公司总经理那里得到财政上的支持。他们明白他是“可以放心的”。正如基所指出的，“塔尔梅奇像许多自称为被遗忘的人说话的人一样，真到摊牌的时候就站到那些造成这种遗忘的家伙一边去了。”

有时，塔尔梅奇或他支持的候选人也会被击败。闹得最为成功的一位造反者是埃利斯·阿纳尔。当他还是年轻的州议员的时候，他曾经是忠于塔尔梅奇的，可是后来竟在1942年作为反对塔尔梅奇的候选人争得了州长的宝座。阿纳尔在革新佐治亚州的风气方面向前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其中包括在取消人头税和把选举年龄降低到十八岁这两件事情上发挥了领导作用。

老尤金在1946年赢得了他的最后一次胜利。那次竞选中强调

了白人的优越，在按单位计票的基础上，他赢得了胜利——尽管得到阿纳尔支持的温和派候选人所得到的票数按代表的民众来算比他还多。但是，就职之日还没有到，尤金·塔尔梅奇就死了。接着发生了佐治亚州著名的“两位州长”之争。赫尔曼·塔尔梅奇当时是一位年仅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急着要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是他争当州长的努力失败了。然而，他在两年以后又东山再起，赢得了明显的胜利，此后一直担任州长到1955年。

赫尔曼·塔尔梅奇与他的父亲不同，他把州长的职权用来促使佐治亚州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进步的州。他在全州范围内征收百分之三的营业税，用这笔钱来增加教育经费，其数额之大超过了本州公立教育系统自1871年开始建立以来历年的教育经费。新的工业被吸引到佐治亚州。新修的大约一万三千英里公路对佐治亚州“脱离泥淖”是起了作用的。在精神健康和农业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大的进展。但是，在塔尔梅奇以事实证明自己具有行政长官的杰出才能的同时，他从来没有忘记，利用种族问题是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的一种办法。

美国最高法院1962年作出的“一人一票”的决定，即“贝克对卡尔案”的决定，向佐治亚州的“旧秩序”开了第一枪。就在贝克案的决定宣布的当天，有人在亚特兰大对以县为单位投票的方案提出了新的反对意见。两个月以后，那里的联邦法院宣布，佐治亚州今后必须以直接投票的办法提名候选人。1962年选出的州长是卡尔·E·桑德斯，他是1908年以来以直接投票的办法提名的第一位州长。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是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稳健的态度处理佐治亚州新时期事务的象征。

佐治亚州黑人参加投票的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开始得比密西西比或亚拉巴马这样一些州为早，发展得也较为渐次缓进。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那些州里，在1965年的投票权法把闸门打开之前，黑人几乎受到彻底的压制。同样，佐治亚州虽然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也发生了一些零星的种族事件——殴打了

一些人，发生了几起教堂爆炸事件，甚至还杀死了一些人，但这些事件不如亚拉巴马或密西西比那些种族事件那样激烈。记者杰克·纳尔逊曾说过，佐治亚州并不比亚拉巴马或密西西比更喜欢公民权利运动，但是它身上“昔日南方的斯文气也许确实要重一些；它有一座有抱负的全国性城市，其领导人决心要打破佐治亚的穷苦白人的形象；它还有两位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时刻当选的州长——1958年选出的厄纳斯特·范迪维尔*和四年后选出的桑德斯，他们欠了许多支持者的情，不能不稳健地行事。”

佐治亚州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中登记参加投票者所占的百分比，1940年时只有百分之二，到1964年已升到百分之四十四。在联邦有关的立法通过以后，农村地区登记参加选举的黑人也开始增多，在1972年达到百分之六十四。黑人们在1962年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位州参议员，亚特兰大人勒罗伊·约翰逊；在根据联邦的命令重新分配席位之后，他们到1966年又选出了十位黑人州议员，到1982年共有二十五位。

据勒罗伊·约翰逊告诉我们，在1963年他的第一届议员任期内，白人州议员都不愿同他交谈、握手，也不愿同他一起用午餐。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是在教育委员会里发生的。那时，一项法案的发起人正在努力争取使该项法案能通过委员会这一关，法案的支持者们——用约翰逊的话来说——“看到有一票（而不是一个黑人）走进门来。我说我有两项法案想通过委员会这一关。这就是议会策略中古已有之的‘交换法’。我这笔交易就这样做成了；于是，我的那一票使那项卡住不能动的法案顺利地通过了委员会这一关”。

* 范迪维尔在1961年面对着严峻的选择：要就关闭佐治亚大学，要就象征性地允许黑人与白人同校。他选择了后者。佐治亚大学所招收的头两名黑人学生之一是一位受到起哄而面带愁容的姑娘查莱恩·亨特（后来叫高尔特）。她当时想学新闻学，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第一任哈莱姆分社社长，再后又在公共电视系统中参加了“麦克尼尔—莱勒的报道”节目的工作。

立法机构方面的恶性种族主义的最后一次挣扎发生在1966年：州众议院以184票对12票决定不让朱利安·邦德就任议员，因为他曾表示赞同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所发表的一篇相当激烈的反战声明。当时有人指责邦德谈话中的和平主义情绪会破坏“选征兵役法”的推行，因此会帮助美国的敌人。但是，要是邦德不是黑人，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本来是不会提出来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决定侵犯了邦德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应享有的权利，因此邦德得到了自己的议席。今天，佐治亚州议会内有一个强有力的黑人议员团。组织这样一个议员团的人正是朱利安·邦德，他把这称作他的“最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在叙述黑人的事业在佐治亚州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必须先停下来讲一讲莱斯特·马多克斯出任州长那个怪现象。他就是六十年代初因为挥舞斧子柄（有一次还挥手枪）把黑人顾客从他在亚特兰大的生意兴隆的鸡肉餐厅吓跑而大出其名的那个爱争吵的小个子政客。马多克斯在1966年当选为州长，不仅使佐治亚州的黑人感到吃惊（小马丁·路德·金说这使他“因为自己是个佐治亚人而感到羞愧”），而且也使亚特兰大市长小伊凡·艾伦这样一些温和的白人领导人感到吃惊。小伊凡·艾伦在马多克斯竞选获胜后曾说：“伟大的佐治亚州的宝玺被玷污了。”

吉米·卡特在1970年被选为州长。他当时是州参议员，在四年竞选活动中总共发表了一千八百次演说，会见过六十万佐治亚人。有些人说，卡特在竞选时攻击前州长卡尔·桑德斯的言论中暗含着种族主义的味道。即使如此，佐治亚州的白人还是接受了这位头发过早发白、说话细声细气、露齿一笑时多少有点象肯尼迪兄弟的人，认为他是个新人，一个同他们自己甚为相似因而应该当选的人。甚至连那些激烈批评卡特的人也认为他是佐治亚州的好州长。在决定性的预选投票时，黑人只给了他百分之七的选票。可是在他发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以后，他们很快就原谅了他。斯蒂芬·布里尔1976年曾在《哈泼斯》月刊上写文章指摘卡特对

自己在种族进步和社会进步方面投入的力量估计过高，但是他指出，卡特的“政权丝毫没有邻州亚拉巴马在华莱士掌权的年代所出现的那种虚假的腐化了的平民主义的做法”。他力争通过严格的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银行规章，并且吸收黑人和妇女到政府里工作。他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罪犯教养方面制订了新的计划。……他经常到州内各处去听取公民的意见。他能够同派来给他的草坪刈草的犯人攀谈起来，了解到律师们常常用他们可能获得假释的假话来哄骗犯人，于是他就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他就是这样一位实事求是的官员。”对卡特最常提出的批评是，他的种种建议皆由于他同州议会的关系不佳而受到了影响。后来他同国会的关系中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除了他的社会进步的主张之外，人们最难忘却的卡特的另一项政绩是他把州政府机构从原来令人眼花缭乱的二百五十三个部、局、委精简成了二十二个大局。卡特在竞选中曾说过，这次改组工作和他“以零为基础编制预算”的办法每年为佐治亚州节省了五千万美元。从来没有任何人核对过他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但是，这些措施是真心诚意地大力推行改革的表现。

尽管佐治亚州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但它在地方学校、高等教育和福利方面按人口平均的经费开支仍然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过，保健卫生工作和医院却是个例外，该州在这两方面的经费开支按人均开支计算居于全国最高之列。设在阿森斯的佐治亚大学是一所设备齐全、但并不出色的学校，它一向号称是佐治亚州未来领导人接受教育的场所。但是，尽管有迪安·腊斯克在该校任国际法教授这样一些壮门面的事情，该校最突出的系仍然是农学系。佐治亚技术学院的学术水平比佐治亚大学要高得多。（私立大学中有亚特兰大的经费充足的埃默里大学和黑人开办的亚特兰大大学中心所属各学院。）

卡特的继任者是乔治·巴斯比。他原在奥尔巴尼当律师，后来一直担任州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在他出任州长的第一届任期

内，佐治亚州的法律进行了修改，规定州长可以连选连任，于是巴斯比在1978年又再次当选为州长。他后来又被推选为全国州长联合会主席，曾经冷静而又巧妙地同里根政府进行谈判，使各州免去了几十亿美元的医疗补助计划的开支。他的继任者乔·弗兰克·哈里斯继续保持了重建时期以来民主党一直控制着佐治亚州州长职位的局面。哈里斯是农业地区来的州议会的老资格议员，他保证决不加税，因此，尽管遭到党内卡特和巴斯比的“新南方”城市派的反对，他还是赢得了1982年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

在华盛顿的佐治亚人

吉米·卡特出任总统依然是佐治亚人在华盛顿留下的最有力的形象：一位出人意料地获胜的候选人，他因为认定自己并不比那些从佐治亚州州长官邸经过的历届总统候选人差，就觊觎白宫了；这位“局外”候选人在组织工作和政党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功；最后还有他的任期内经常出现的混乱和失败。不论历史对卡特在经济、伊朗和中东和谈等问题上的政绩如何评判，卡特为美国陷入困境的城市拟订了一项城市政策并且迫使西部各州开始考虑为供水工程筹集经费的新办法，这两件事可能都会在历史上得到肯定的评价。卡特的白宫在挑选总统助手方面实在是过于偏向佐治亚人了。

佐治亚州在本世纪内为合众国参议院送去了几位“巨人”。沃尔特·乔治（1922—1956）是1938年经过罗斯福总统对保守分子的清洗以后仍然安然在位的几位参议员之一。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期间，他成了两党对外政策的中流砥柱。1971年理查德·布雷瓦德·拉塞尔之死，标志着南方人长期在国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已开始结束，而那段时期是美国国会史上最非凡的时代之一。哈里·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要是拉塞尔不是来自种族问题闹得如此激烈的佐治亚州，他很可能已经当上合众国总